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七十回 秦檜遇風魔行者

卻說秦檜與王氏一行侍從，往靈隱寺。將近山門，寺中僧官已先有人報知，領著眾僧，各執香出十里外迎接。秦檜與王氏隨路觀玩景致。怎見得好景，有詩為證：鷲嶺巖峽，龍宮隱寂寥。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。

桂子月中發，天香雲外飄。

捫蘿登塔遠，接竹引泉遙。

秦檜與王氏車馬已到寺門，出轎從東廊而入，見壁上俱是名賢騷客留題。檜甚好文墨，其詩從一讀過，看至後，有一新題云：縛虎何難縱虎難，無言終日倚闌干。

三人眼內銜冤淚，流入襟懷透膽寒。

秦檜看罷，茫然自失，慌問住持曰：「此詩何人所題？」住持曰：「近日本寺中新來一個風魔小行者寫來，實未識其主意。」秦檜暗想：頭一句是我夫人在東窗下寫出，再無他人知道。今觀此詩，甚是奇怪。乃謂住持曰：「爾可叫此行者來見。」住持稟曰：「此人風顛不常，言語鄙野，丞相若召來見，恐有衝觸，則一寺僧行皆及罪矣。」檜曰：「既道風魔，吾豈深責之。速宜叫來。」住持不得已，迳進廚下，尋得行者，來到法堂前參見秦檜。檜問曰：「東廊下從末一題，是爾記寫得來？或是自作？明言之，吾重賞汝。」行者曰：「這詩是爾做來，卻是我寫來。」檜與王氏聽了，心下悚焉。又問曰：「既是爾寫來，緣何將『膽』字恁的放大寫？」行者笑曰：「我『膽』字大，又不如你膽更大，上不怕天，下不怕地。」夫人王氏見行者言語詭遁，謂檜曰：「此人張狂風勢，丞相何必泥問之。」檜默然，惟點頭而已。頃間，眾僧請丞相行香。檜遂與王氏行到殿上，參拜諸佛。但聞香風飄飄，鐘鼓鏗鏘，行禮畢，復轉到方丈。茶湯已罷，遂進上齋供。眾僧拜跪階前，請丞相、夫人後堂受齋。檜已進於後堂，坐立不安，心下只猶豫行者言語，仍令人喚過行者。眾僧俱進前稟曰：「適間風行者見太師於法堂，胡言亂語，不識忌諱，望太師寬恕，不必再召他。」檜曰：「只引得來，吾自有事問之。」眾僧不敢再告，復來尋，見行者正在廚下，向灶燒火。住持責之曰：「才問秦太師敬來寺中，修設齋醮，見爾風顛亂語，要問汝之罪。今又著來喚汝，急前去伏謝，不得再有狂言。」行者惟呵呵含笑不已，手挾著火筒，迳走到太師面前跪倒。檜令何立以齋賞之。何立領命，將過兩個大齋，賜與行者。行者接過手來，將兩個饅頭用手劈開，把裡面餡都傾在地。檜怒責之曰：「吾之所賜，行者何得將餡都傾了？」行者曰：「我傾餡，趕不上爾傾餡。」檜曰：「壞卻一個則可，何得兩個都壞了？」行者曰：「我壞兩個，更強似爾壞了三四個。」秦檜聽了，愈加不悅。夫人王氏問之曰：「爾風魔症候，從長而得，或幼少沾受？」行者曰：「夫人問我如何？」王氏曰：「若是從長染此症候，則可調理。吾令丞相請人為爾醫治。」行者曰：「不瞞夫人說，小行者此症候，實長大因在東窗下傷涼得來。」王氏驚懼莫對。檜曰：「若果如是，吾即召人醫汝。」行者曰：「我這病如今醫不得了。」檜曰：「既非幼少沾疾，如何醫不得？」行者曰：「今來無了藥，家無了附子，如何解得此病？」夫人王氏曰：「丞相不須再三問此瘋狂人，任從其去矣。」秦檜曰：「雖是顛魔言語，其實寓有譏諷深意。某心下如何不詳問之？」檜疑貳莫決。又謂行者曰：「爾有法名否？」行者曰：「小人法名守一。」檜曰：「爾委的自能詩，或人教爾寫得來？」行者曰：「我因瘋得了胡言胡語，才能作出來。」檜曰：「既是爾能吟詩，指我為題，當面前做得一篇，即與披剃為僧，給與度牒。」行者合掌拜謝，將火筒於地上吹開，畫出詩來：久聞大德至公勤，占奪朝中第一勳。

都總忠良扶聖主，堂宣功業庇生民。

行者寫了四句，下韻不湊。檜曰：「爾既能題詩，如何不做全篇？」行者云：「若見詩全，爾之死期近矣。」左右叱之曰：「丞相跟前休得亂道。」檜曰：「我不怪汝，即宜湊起下韻。」行者又將火筒於地畫寫云：有謀解使諸方用，閉智能令四海遵。

賢相一心調國政，路行人道感皇恩。

秦檜看詩罷，教何立在會司部給與度牒，著他剃頭為僧。

行者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殺了人，卻著我去剃頭。」檜倚住倚屏，半晌間心下躊躇。瞧見行者將火筒在手中戰戰兢兢執之，因問曰：「爾手所執火筒，緣何不放在廚下？」行者道：「此火筒有些歹處，雖戰戰兢兢執之，亦不敢放下。」檜曰：「只是一節竹，有何歹處？直說將來我聽。」行者曰：「有人吹著他，便送得一火鬼灰飛煙滅。雖是一節竹，他兩頭相通，若不是我拿住呵，少時引得狼煙來，壞了人家舍積。」王氏因見行者言語有在，亦自驚疑，阻檜曰：「丞相只顧問此風魔之人，得何因由？觀其言語題詩，都寓著藏頭繼意，又省不得，問之重教惑亂心曲也。」行者曰：「詩既省不得，只怕不是順理做的。爾看那橫行麼？」秦檜聞其說，將其詩橫看，乃寓八字：「久占都堂，有閉賢路。」檜大怒，曰：「吾乃朝中宰相，誰不懼？諒爾這小禿，敢如是無禮？」即令左右推出階前杖之。左右領令，將行者才待拿下，行者扯住案腳，大叫曰：「我觸犯丞相，只是無禮，不曾殺了大臣，如何便要杖我？」左右只管亂拖將去。夫人王氏勸之曰：「他本是瘋癲之人，太師何必深怒之？丞相可以寬容。」檜從其勸，遂叫放了。夫人曰：「令此風行者去西廊下吃飯，休使再在丞相面前亂語。」眾僧人恐懼，一齊向前，把行者推向西廊下。行者連叫：「慢推著，夫人令我往西廊下吃飯，她卻要往東窗下餛飩。」言罷，一直走往西廊下去了。秦檜與夫人心中快快，自相謂曰：「好怪哉，我此一來，本待設齋供佛，懺解罪尤，不想遇著這風行者，說出我平昔所為，不由我心中不展轉也。」夫人曰：「如今佛事完成，丞相須回府，又作計較。」檜即吩咐何立，備奉僧人經錢，整車轎回府。何立領諾措置去了。寺中僧行各拜謝送出山門外。

秦檜歸至臨安，後其病稍愈，每升堂，日晏乃出，百官伺候起居，必待檜有命然後敢退。時岳州齋到公文，檜聞說「岳」字，即懷畏懼，因奏將「岳州」改作「純州」。

話分兩頭。昔者大理寺丞週三畏，因屈問於岳飛，乃棄職歸山。自知秦檜後必根究捕獲，嘗密遣人於臨安體探消息。近日，人報秦檜於靈隱寺修禮佛事悔，言欲懺釋罪愆，週三畏聞之，歎曰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秦賊之謂也。」

懺悔其能免耶！」即與一二童僕，欲為遠遁之計。行至鄂州，坐息郵亭中，於壁上題詩一首云：自古高官必有危，全忠全孝豈全局。

武昌門外千株柳，只見楊花不見飛。

週三畏題罷即行，入於丹霞山之絕頂，修煉自養。人罕見之，後不知所終。

卻說金主自講和以後，日與大臣議論國政。忽報廢齊王劉豫死，金主曰：「劉豫初事朕，即封為齊王，以為南朝藩鎮，那時朕甚愛重之。及因敗折本國人馬，不能承朕志，罷黜之，數年間寡寡無能為矣。今聞其死，寡人不覺傷感。」左丞相耶律德奏曰：「陛下懷及遠人，德之至矣。以是推於天下，何所不服哉！」金主曰：「中國使臣王倫現留本回未遣，寡人欲封為平灤二路都轉運使，爾眾臣以為可乎？」耶律德曰：「只恐其人重義，不肯就職。」金主曰：「朕以劉豫禮待之，後必肯從。」即下詔往河間召王倫入見，金主以其至，謂之曰：「寡人甚愛行人文學，今將封爾平灤二路都轉運使，宜即就職。」倫奏曰：「臣奉命而來，非降也。今以是職授臣，何所謂哉？」金主曰：「行人若肯委心歸順，就領是職，久後當重用爾。不然，難以歸中國矣。」倫曰：「臣未離京師時，已將此頸付於度外，今因不受他國封爵見殺，名亦正也，復何恨焉。」金主怒曰：「爾道我國無利刀乎？」倫曰：「刀雖利，非殺行人者耶。」金主益怒，命武臣將帛勒之於階下。倫知難免禍，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：「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兩朝，天下所知。今臣將命被留於金，金主欲污以偽職，臣敢愛一死以辱君命哉！」金主令左右用刑，一時間將王倫縊死於階下。金主命曳出之，後葬於燕山。於是金都城雨雹二日。聞者哀之。

河間消息傳人京師，高宗聞得金主殺了行人王倫，大怒，欲起傾國之兵，與金主決一雌雄。樞密使萬俟卨奏曰：「陛下勿以小

忿而損國計。朝廷以初議和，軍士終得休息。今因殺行人之故，又復勞動士馬，未見其利也。縱金主失盟，陛下正在守德以待，候府庫財充，糧料贍足，乘久養之銳氣，干戈一臨，丑虜可滅矣孫。」高宗怒未息。忽報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，前中丞何鑄亦奏曰：「邊庭將士日已喪亡，陛下且寬征伐，以待天命也。」高宗允奏，遂寢其事。